

# 家门前的那条河

许春樵

的弧线，砸到身上又反弹到水沟里，重新混入了赤裸的鱼群中。水沟里打鱼仗相当于雪地上打雪仗，开心！

戏水的大多是鲫鱼，也有少量黑鱼、白丝鱼、汪丫鱼，都不大，三四两到一斤左右。鱼大，身子就重，贴地逆水而上，难度大；太小，向前挤，力量就不够，也少见。偶尔还可见到极少数耐力较好的马蹄鳖、泥鳅混迹其中。雨季是鱼的季节，满世界都是鱼，与其说我们是去抓鱼，还不如说是捡鱼，像捡稻穗般随意，不到一顿饭工夫，鱼篓里就满了。我个头小，比鱼篓高不了多少，背不动，倒掉十几条，这才回了家。

绿荫深处，村庄上空陆续升起炊烟，黄昏里的暮霭一步步围过去，潮湿的炊烟和稠密的暮霭混在一起，天空被压低了。一身泥水进屋，背回来二十多斤活鱼，跟背回来一篓子猪草一样平常。母亲站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不停地搓手：“煮这么多鱼，要多少油呀！”

天气晴朗的日子，坐在树荫下，时常扛着脑袋望着河湾发呆，要是一年四季下雨就好了。一下雨，鱼从湾里逆水上游，白花花的鱼就成了锅里红红的菜。河边长大的孩子，鱼吃得多。因为家里的鸡、鸭长大后，都要卖到城里，换成油、盐、酱、醋，还有布料、肥皂、火柴、马灯。长大后渔业专家告诉我，逆流戏水的鱼，满足三个条件，才会从河里露头，一是岸边要有落差的流水，二是流水见底的小溪，水沟，三是低气压、高气温。后来回想，确实没在秋天和冬天去河边抓到过鱼。

河里的鲫鱼，纯野生，活水里长大，鱼肚泛白，鱼鳞泛着银白的光。小时候作文，常写道“清晨，天空泛着鱼肚白，太阳从河面上冉冉升起”。长大后离开乡村，

也离开了鱼肚泛白的天空。

父亲对少年的我说，长大了要学一门手艺。少年的我最想学的手艺是“抓鱼”。尤其是钓鲮鱼，老家叫“黄鳞”。鲮鱼活性强，力气大，味极鲜，鲜活的鲮鱼到城里能卖个好价钱，比鸡鸭贵。

有个夏天，我想靠钓鲮鱼买一双塑料凉鞋。在河里钓了两个月，才钓了七八条。钓钩是自己做的，下钩的位置也没找准，凭感觉、随兴趣，任意垂钓。岸边沟坎坡埂，底部光滑的洞口，里面住的不是鲮鱼，就是蛇。蛇不吃蚯蚓，咬钩的一定是黄鳞。要是洞口有不规则齿印，里面住的不是螃蟹，就是乌龟。等我稍微明白了一点钓鲮鱼的技术时，暑假都已结束了。

但那个夏天我还是有了一双凉鞋，是父亲用卖鲮鱼的钱买的。广播里说那一年第十四号台风从舟山群岛登陆，正以每小时一百六十公里的速度移动。第二天一早，台风裹挟着暴雨，铺天盖地老家的村子和河流卷了个天昏地暗。一天一夜后，风停雨歇，但河水泛滥，大部分稻田被洪水抹平。没淹的稻田里，水稻齐齐倒伏在了水里。就在这天晚上，父亲带着我和弟弟去河湾里抓鲮鱼。天黑之后，四周是蛙声、鹧鸪声、知了声。我背着鱼篓，父亲手里攥着一把烧灶用的火钳，弟弟举着一个火把。火把是一捆稻草浇上柴油，冒着油烟的火光照亮了水草下和稻秧间。神奇的一幕出现了，出洞的鲮鱼，趴在水草、稻秧的缝隙里，一动不动。父亲支开火钳，夹起鲮鱼，很轻松地扔进篓子里。这与日常鲮鱼的狡猾和凶猛判若水火。鲮鱼没戏水鱼那么多，可一晚上，我们父子仨抓了足有二十斤。第二天，父亲将筷子细的小鲮鱼拣下喂鸭，留十几条中等的



家乡永川区位于重庆西部，是一座因水而兴、因水而名的城市。因城区三河汇碧，形如篆文“永”字而得名。明正统年间，永川县教谕诸华曾有诗赞曰：“流成永字三江秀，汇入碧川万顷涛。”

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我从位于黄瓜山下的永川师范学校毕业，分配到永川城郊一所乡村小学任教。那时，流行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。我也有一辆自行车——重庆生产的五洲牌加重自行车，车铃声的音节是隔开的，按一下，响一声，声音清脆。

骑自行车，最大的好处就是想走就走，最尴尬的事情则是：平时人骑车，有时车骑人——遇到烂泥路，泥巴把车轮裹得严严实实，实在转不动了，只得扛起车子走。

我在那所村小工作了十二年，那辆自行车陪伴了我十年。

终于，学校建起了教师宿舍楼，我如愿分得一套新房子。于是，抽一个周末，我与妻子进城买家具。我们选中了一套组合柜，还有床，都挺大的，如果租货车送到学校，价格贵，有点舍不得。我便和妻子商量，借了一辆人力板车，两轮，双杠，我在前面用力拉，妻子在后面用力推。

这是我平生唯一一次拉板车的经历。老把式告诉我，拉板车上坡要绷住，下坡要稳住。意思是，上坡时要绷紧拉绳，下坡时要把手撑住，否则，就会滑车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一套崭新的家具，放在板车上，就是家的一部分。尽管我拉得大汗淋漓，但想到马上就要住进新房子了，心里就美滋滋的。

现在，我曾工作过的那所学校，已经成为独具特色的兰亭小学，校园环境优美，根本找不到昔日的模样了。

1997年，我考录到永川日报社工作。虽然进了城，但城里没有住房，家仍然在原来工作的学校里，相隔将近二十里路。乘车不方便，骑自行车又太费力，我便买了一辆摩托车——重庆生产的建设摩托。从自行车到摩托车，算得上飞跃了。每当下班骑着摩托，行驶在回家路上，我都会生出一种“我心飞翔”的感觉。

之后，在城里租房住，免去了舟车劳顿之苦。再之后，单位集资建房，新房距离办公室，步行也就十来分钟路程，于是我自然开始了“绿色出行”。美中不足的是，就环境而言，远不如现在的小区。

先前，永川远没有扩展到现在的规模，单位与住家都在永川老城，紧邻区委区政府。后来，区委区政府驻地东迁新区，永川新城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。短短几年时间，宽阔的道路、崭新的小区、各具特色的城市公园陆续建成。

我所在的报社也搬到了新城的汇龙大道。从住家到单位，差不多跨越新城与老城，路途一下子又变得遥远了。于是，我想到了买车。我的第一辆小汽车是手动挡的轿车。那时，永川新城的街上车辆还不多，路上宽阔敞亮，没有塞车、拥堵之说，远不是现在这样的

## 车轮上看永川

龙远信

车水马龙。

虽为故乡人，疑是故乡客。永川城市发展之快，甚至让老永川人也有点不敢相认。有一天，驱车在新城跑，我竟然迷了路，不得不在“家门口”开启了导航模式。

把家搬到新城去，是几年后的事情了。新家安在兴龙湖畔，站在十六楼阳台往外看去，茶山竹海就在不远的地方，一线青黛绵延横亘，让人顿生山河壮丽之感。近处的兴龙湖公园尽收眼底，不远处神女湖公园的茶山神女雕像清晰可见。环顾四周，处处都似画框里的绝美风景。

尤其是那些美丽的城市公园，每次看到它们，我的心里就会生出一些感叹来：多好的湖景花园啊，你享受它们，它们便是你的；你忽视它们，它们也就与你无关了。每逢周末或节假日早晨，我都会独自出门，沿着临湖步道步行一个小时。偶尔，择湖边的亭子，一个人静静地坐下来，感受时光的恍惚与惬意。

从兴龙湖边的十六楼住房望出去，还可以看到重庆云谷·永川大数据产业园——这是永川新城里最具有科技感与青春活力的地方，正激荡着我的家乡发生神奇蝶变。如今，永川已成为中国首个实现无人驾驶商业运营的城市，正加快建设西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城、科技影视城。“让大数据永川流不息”，似乎成为“永川”地名新的寓意。

如今，我已经有过好几辆小汽车。想起曾经的自行车、摩托车出行经历，我的心里就会涌起满满的幸福感。

在永川，车轮的转动，伴随着生活的变迁。我从一辆加重自行车，到拥有自己的私家小汽车，这中间的变化，正是永川蝶变的一个缩影，也是时代车轮滚滚向前的历史见证。

区水质更好。”

我们在临水的茶吧要了茶，坐下歇脚。仲春的阳光暖而不烈，就这样在春日的水山间无所事事地坐着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里休憩，看湖光、岛屿、远山在天光云影里不断变化。日子不紧不慢，人不慌不忙，甚好。又或者，坐一叶小舟，茶席移至舟上。三四人摇着橹，缓缓往碧水与青山相接处去，不期然与一两只野鸭、黑水鸡、苍鹭、鹭鸶邂逅。

万绿湖生态之美，当然不止浩瀚清澈的湖水。湖水、岛屿、溪流、林野，丰厚的自然资源使万绿湖成为“植物王国”和“动物乐园”。这里生长着七百五十多种植物，有一百四十多种飞禽走兽，仅珍稀濒危植物就有九种。

在保护区，我认识了许多不曾见过的植物：木荷、铁冬青、千年桐、山乌柏、苦槠、楠木、柚木，还有珍贵的桫欏、半枫荷、黏木、藤黄檀等。

下岛时，白云如絮。水月湾、龙凤岛、镜花缘，我见的景致还不到万绿湖核心景区的百分之三。

落霞、碧水、群山。苍茫的深绿与新绿，相互辉映，美不胜收……

## 折耳根的芳香

皮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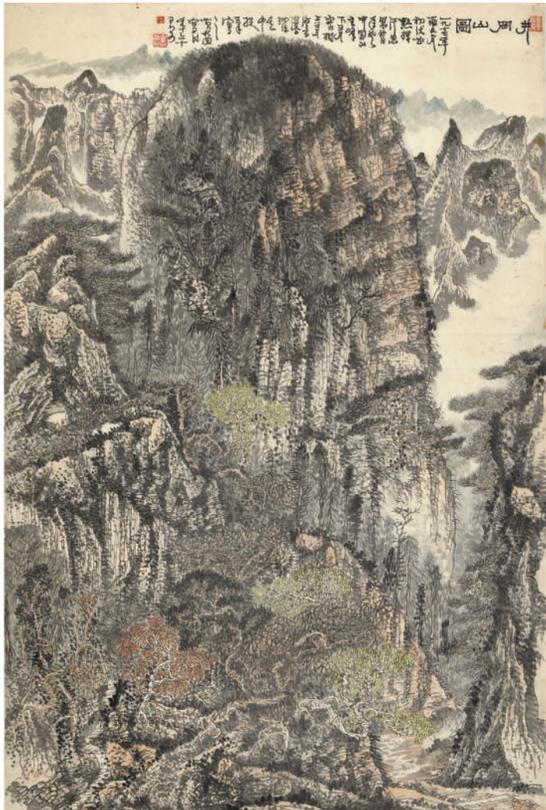
的根。然后扶着它们的叶和茎脉，连同呼吸到第一口气的泥土，一并扯出来、撬出来、拱出来。然后，我们的筐里篓里，就不是只是赭红了。很快有了白，一掐就破的白；也有了粉，低首含羞的粉；也有了青，天蒙蒙亮时云朵的青。还有些好看的色彩，它们就那么相安无事地共存于那些植物的同一枝叶上、茎上、须上。背篓里，折耳根的芳香越来越浓，不知不觉间，黄昏的幕盛大而宁静地张开。我们干脆一屁股坐在那些芳香的一侧，把头仰起来，任万千条金灿灿的光线在我们周围不动声色地铺开。

此时，我们的小辈被长辈们隔着一个坡喊上一嗓子。我们往背篓里瞧，内心掂量这收获足以对得起一下午的时光，就放开手脚，只管嬉笑、追逐和玩闹了。丢了器具，放了篓筐，去田里摸鱼，沿着沟渠穿梭奔跑，玩捉迷藏，或比谁的水漂打得更多。我们就这样行走在如烟的金色里。

玩乐之后，便要将折耳根送回家中。择去它们的根须，用清水洗过，而后切成整齐的段，撒上盐，再淋上酱、醋和油辣子，搅拌均匀，一道可口的下饭菜便成了。有时贪玩回去晚了，外婆担心安危，免不了要沉下脸斥责一番。外公那时身体尚无大碍，只是他的喉咙里似乎常年烧着一锅沸水。这种时候他总乐呵呵地跳出来解围。他探出双手，嘴里啧啧有声，把我一下午的成果从背上或臂弯里利索地取下来，笑呵呵地揽在怀里，仿佛揽着一个娇嫩的孩子。外婆或许看出了外公的心思，她不再言语，神色轻松下来。还没到开灯的时候，就着房顶亮瓦里挤进来的最后几缕光线，外公精瘦的身体开始围着那些植物转，腾挪移转间，那些植物经过油盐酱醋和葱蒜的加持和浸润，鲜亮起来，大大方方摆在了灶沿上。

灶膛里的火才引燃，晚饭离煮熟尚需一段时间，但我们已齐齐举了箸，立于灶边，开始提前享受折耳根的美味。它们当然也是可以放进锅里和粥一起煮煮的，那是另一种无法拒绝的气味，是一种又软又轻的香。那种轻软的味道，经过火的锻造，可以深潜进米粒里。但外公似乎更偏爱简易的吃法。那些植物在他嘴里，发出清脆的声响。随着嘴角的翕动，我看见外公的脸庞在黑暗中发出晶莹的光来。

我坐在外公的目光里，也学着他们，翕动嘴角，细细咀嚼，把自己笼罩在折耳根的芳香里。村庄的夜幕正在降临，外婆埋下身，在灶后拾起一把干爽的火柴。我默默地等待着外婆抬起头，等待着灶火照亮她脸庞的那一个温馨的时刻。而那时，那些春天的植物香，还弥漫在我们周围，久久不肯消散。



图《井冈山》作者黄秋园，中国美术馆藏。

# 大地

人在山水间，仿佛也站成了春天里的一棵绿树，一茎轻轻摇曳的花。

我深吸一口气，清新的空气里有甜丝丝的气息，这是湖水的气息，是草木与大地的芬芳。

万绿湖的早晨，从氤氲的雾霭里醒来，如梦似幻的雾霭笼罩着湖面与青山。朝阳升起，薄薄的轻纱由渐渐淡，慢慢消散。

万绿湖其实不像湖。它位于广东省河源市。它的辽阔、苍茫完全超出了我对湖的想象，像翠绿群山环绕的碧海。三百六十多个岛屿，错落分布于辽阔的湖水中。想揭开万绿湖的神秘面纱，看到它的全貌，必须坐直升机从高空鸟瞰。

我们登上一条游船，向水月湾驶去。蓊郁青翠的峰峦倒映在湛蓝清澈的水面。一群白鹭掠过水面，向远处静谧翠绿的小岛飞去。快艇在船尾划出一道长长的波浪，白色浪花如晶莹的珍珠飞溅。白浪两边的水面微微漾起涟漪，如柔滑无边的蓝色丝绸，在微风里轻轻起伏、鼓荡。

万绿湖因四季常绿而得名。这里的绿，不是单调的，而是千变万化的。即使一天里的同一时间，万绿湖的绿

也是不同的。嫩绿、碧绿、翠绿、青绿、深绿、翡翠绿、湛蓝绿、墨绿、苍绿……会随着大自然的阴晴雨雾与日夜交替而变换。从湖到山，皆绿得纯净、透明，沁人心脾。

四周或雄伟险峻或秀丽清幽的群山，围着湖起伏、绵延。湖中岛屿星罗棋布，大的上千亩，小的不过数亩。大山林木苍苍莽莽，小岛杂花灵草葳蕤，形成清秀妩媚而又壮阔奇丽的风景。

我用长焦镜头拉近，看湖边茂林中的鸟，心里“嗡”的一声。那竟然是国家二级保护鸟类白鹇，是难得一见的稀客！白鹇对生态环境要求极为严苛。它们的身影，往往是一个地方生态环境的晴雨表。此刻，茂林近处的小岛，碧绿如翡翠，远山如墨，或浓或

淡。空气清新湿润，让人不由自主地大口呼吸，心情舒畅到只想对着碧波与青山大声呼喊。

导游周捷航望着我笑道：“谁来到万绿湖，都会爱上这里。”

四十二岁的周捷航，身形结实，脸庞被骄阳涂上了淡淡的古铜色。从广州商学院毕业后，周捷航原本可留在广州发展，他却主动放弃多家企业邀请，理由是喝不惯城里的自来水。

周捷航笑着说：“我家在连平县，门前就是连平河。我自从小就喝山水，不是矫情，是真不习惯城里的水。”

“这水能喝吗？”我蹲在水边，双手掬起湖水，实在清得诱人。

“能喝！”周捷航说，“万绿湖的水质，长年维持地表水一类水标准，中心